

宋馬永卿著  
懶真子

全

進步書  
局校印

懶真子  
進步書  
局校印  
PDG

顓真子卷一

宋 廣陵馬永卿撰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噉土銅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為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為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為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仆所為碑停叔玉昏顧其家哀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牧傳稱牧仕官不合意而從兄際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憚憚憚從郁二子牧顯羣從中僚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不通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闕闕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誦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

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為城陽王。蓋以祉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為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敬仲田穉孟田湑。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為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

然其意在於矯厚莖也。胡建為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討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皇，其畧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珣璣賦官韻，端木賜為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睇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又舊氣和天象澄作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為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眾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礪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

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為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為正。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

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駭為難。雖盡黜之。惟作難駭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屢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蓋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細微之物。皆得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棲禪夜。見月東峯初。清磬

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為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即皎然也。居於湖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徇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則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模。兄才叔名樞。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為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為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顰。鄰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顰為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狀。而

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為道人也。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為浙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正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俄被差為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為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縣。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則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千里。僕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珣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云。次間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縣尉呼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鄭吉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幙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成於鄭吉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應茲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咸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玄直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敵圖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

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

懶真子卷二

宋 廣陵馬永卿撰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阿育王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而偈頌極多。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虛空本無礙。智解來作崇。山即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着喪身失命。道不着瞞肝佛性。仰窺見解。實歷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為姦邪所蔽。內則不為聲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緒餘。燕及天下。昆虫草木咸受上賜。故宸奎閣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

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  
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  
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  
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  
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  
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林曾有詩云晨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壇頭飲社盃自笑治聾  
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為忠州刺史九日  
題塗溪云蕃草席鋪楓岸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  
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歷五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責知  
滁州時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  
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

遺令托魏公作墓誌。墓誌中盛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孰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輩人。猶且不為。至若推尊。則遽忘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為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財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迓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傳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硤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

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何矧。笑至甚矧。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

乃髑髏之深嘖。覺額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揚子雲逐貧賦也。僕

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

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語。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者久之。詩人之言。為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為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為尊者諱。此歌真得之。

諡之曰靈。蓋有二義。諡法曰。德之精明曰靈。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諡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諡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之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義。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脩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恠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韵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畝元龜。